

队长不在家

(吉 剧)

236.37





张国庆 刘成志 甲 新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队长不在家(吉剧)……编剧 张国庆 刘成志 甲 新 (1)

附:《队长不在家》音乐、

唱腔主旋律曲谱……………编曲 常维圻 甲 新 (29)

队长不在家

(吉剧)

张国庆 刘成志 甲 新

人物

桂英 二十七岁，社员，共产党员。

明霞 十七岁，社员。

青山 二十多岁，生产队电工。

春胜 二十九岁，生产队会计，桂英的丈夫。

三舅 五十多岁，社员，明霞的父亲。

〔夏天的一个中午，桂英家院内，房右侧有棵大树，树下有木墩、石凳。远处麦浪滚滚，丰收在望。〕

〔幕启：春胜身背挎包，兴冲冲上。〕

春胜 （唱）队长开会不在家，
里里外外就得我来抓。
生产队家业大有车又有马，
养六畜种五谷人多事杂。
学大寨大干快变决心大，
哪怕重担肩上压。
忙点累点不在话下，
我就是磨破鞋底也要当好家。

老队长上县开会，小队长外出修坝。队里剩下我这个不大不小的会计。这一上午，我布置了前勤浇灌小

麦，猪场马圈又作了检查，忙得我脚打后脑勺子。

趁晌午头我得把帐拢拢，过晌好下地干活。

〔春胜欲进屋，青山急上。

青山 春胜哥！

春胜 （回身）青山。

青山 桂英嫂让我找你。

春胜 干啥？

青山 桂英嫂又提了个建议。

春胜 （不以为然地）哎呀，她哪来那么多建议。

青山 唉，你可不能这么说呀。咱可不是当你面夸桂英嫂子。

她干活挑重担，学习是模范，关心集体处处走在前，

谁不说她是队上的好参谋呀！

春胜 行了，行了，你别夸她啦。这些话我耳朵都塞满了。

你到底有啥事吧？

青山 自流灌的水越流越浅，小麦地上不去水了！

春胜 （着急地）小麦灌浆缺水，那还了得？赶快提高闸门呀！

青山 不行！提高闸门下流几个生产队就更缺水了。

春胜 那怎么办？

青山 我们核计，打算把刚打完的那两眼机井提前装上。

春胜 好！（高兴地）谁的主意？

青山 谁？（开玩笑地）这就是你们家——我那桂英嫂子提的建议。

春胜 （内心高兴地）你……（笑着拍青山一下）做得对！

今早公社通知，说旱情越来越重。咱小麦是“黄河”

田，就是无雨也要保丰收啊！赶快开机井浇地吧！

青山 得领电线哪！

春胜 得多少？

青山 二百米。

春胜 二百米……仓库里有好几百米呢！（指背兜）我把这笔帐算完了，咱俩就去。

青山 来，我给你念。

〔春胜、青山进屋。桂英扛着锹，挽着裤脚，英姿飒爽地上。〕

桂英 （唱）火红的太阳照绿海，
东风阵阵扑面来。
洮河畔人欢马跃学大寨，
青山下小麦灌浆把头抬。
两位队长出门在外，
队里的工作已有安排。
让我们抓住时机浇灌小麦，
哪曾想，渠道水浅引不上来。
社员们安装机井来灌溉，
争分夺秒战旱灾，
哪怕它老天不下一滴雨，
也让那大寨红花照样开！

〔桂英放下锹，用毛巾掸身上尘土。〕

〔青山、春胜先后从屋里走出。〕

青山 桂英嫂，线杆子埋完了？

桂英 全埋好了。春胜，我正想找你商量个事儿。

春胜 知道了。我们这就到仓库拿线去。

桂英 不用去了。我刚从仓库回来。老刘大叔说长山堡有急用，都借给他们了。

青山 （略有所思）我那划拉划拉还能凑一百米。

春胜 那还缺一百米呢?(想想) 咱们干脆到县里去买。

桂英 不行! 来往就得两天。小麦正灌浆, 晚浇两天就得减产哪!

春胜 再不, 把长山堡借的要回来?

桂英 支援人家, 又跟着去要, 这叫什么风格呀!

青山 那有多小气呀!

春胜 (焦急地) 哎呀! 等着买, 怕耽误浇地; 往回要, 又怕丢了风格。小麦扬脖等水, 这事可真有点难办!

桂英 我看咱们找大队王书记商量商量, 趁晌午头发动大伙讨论讨论。

春胜 讨论啥?

桂英 学大寨, 讲路线, 浇地有困难, 我们怎么办?

春胜 哎呀! 天上不掉线, 地上不长线, 你讨论那电线就出来啦? 我看打个电话, 问问后屯。

青山 要有, 我跑一趟。

春胜 (拉青山) 走。(转对桂英) 你就在家等着吧!

〔青山、春胜下。〕

桂英 (目送春胜, 望见村外小麦, 焦急地) 不行, 等不得!

(唱) 抗旱浇地如救火,

小麦灌浆等水喝。

万一后屯没电线,

耽误浇地了不得。

等不得, 靠不得, 时间紧迫,

(思索、下定决心) 对!

遇困难, 靠群众, 办法就多。

〔桂英欲走, 明霞上。〕

明霞 桂英嫂子，下午放水吧？
桂英 明霞，电线还没解决呢。
明霞 缺多少？
桂英 还缺一百米。
明霞 一百米？
桂英 明霞，队长不在家，咱们大伙都想想办法。我到后屯去一趟。
〔桂英下。
明霞 嗯。（点头，目送。忽然想起）哎，我们家就有哇！去年盖房子，我看剩一大卷子呢。（略有所思）对！
〔明霞转身欲走，春胜急上。
春胜 明霞，你嫂子呢？（边说边擦汗）
明霞 啥事，看把你急的。
春胜 啥事，你也解决不了。
明霞 （不服气地）你别瞧不起人！
春胜 缺电线，你能解决吗？
明霞 （得意地）能——解——决！
春胜 （一愣）能解决？
明霞 我们家就有。
春胜 （不相信地）你们家哪来的电线呢？
明霞 你忘了，我爹原来图喜宽绰，想在大西头盖房子，那离屯子多远哪！他买了两大卷子电线——
春胜 （忽然想起）啊——后来老队长规划街道，三舅才把房子盖在屯子里。
明霞 就因为房场一挪，电线使了一半，还剩下一半。
春胜 （急问）一半到底有多少？
明霞 足有一百米。

春胜 （大喜）哎呀！我的好妹子，你给队上解决个大难题呀！刚才我问后屯，人家也正安机井，我正没招儿呢，走！咱俩拿去。（拉明霞欲走，又停）哎呀，不好办哪！你爹——我三舅那“小抠搜”心眼，扎一锥子都不冒血呀！别说一百米电线，动根麻绳他都难受哇。

明霞 这是啥时候呀？

春胜 啥时候也难办。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啦，跟他办事我可真打怵哇！

明霞 （理直气壮地）不怕，还有我一份呢！

春胜 哎呀！傻妹子，你当不了他的家。

明霞 他不给我硬拿！

春胜 别别别，你硬拿他更不给啦。快走，跟三舅好好说说。（欲走）

〔三舅幕后喊：“春胜！”背电线上。

三舅 （主动地）春胜啊，我听说队上缺电线？

〔春胜、明霞一怔。

春胜 （意外地）三舅你……

三舅 （把电线往春胜手里一塞）拿去吧！眼下正是叫劲的时候。在这火头上小麦要耽误灌水，那可影响咱们过“黄河”呀。再说，小麦增产也有我一份嘛。队长不在家，在这个时候，我还不往前上啊！

春胜 （高兴地）哎呀！你，你真是我的好三舅哇！（接线）

明霞 （高兴地）你，你真是我的好爹呀！我找桂英嫂子去。（高兴跑下）

春胜 三舅，这电线送的可真是节骨眼呀！（三舅心里一动）干脆说个价吧。

三舅 哎呀，生产队还能亏着我啦，你酌量办吧。（拿起卷烟）

春胜 不，三舅，咱们还是先说明白好。

三舅 咱还能多要啦？！常言说，“锅里有，碗里才有”嘛！按理说应该照公价呀。

春胜 公价是三角钱一米。

三舅 那我就“贱不喽嗖的”，四角钱一米，怎么样？

春胜 怎么？四角钱一米还“贱不喽嗖的”？

三舅 春胜啊，我问你，咱们上一趟街得几天？

春胜 两天一个来回。

三舅 哎，你买一回电线，搭两天工，住一宿店，坐两趟车，吃五顿饭，加到一块一米也得四角半哪！

春胜 哎呀，三舅，跟集体办事，可不能象你过去做小买卖那样，还能把下饭馆的钱加上啊！

三舅 那也不能让人家搭上啊。

春胜 三舅，你不是不知道，咱老队长丁是丁，卯是卯，价钱太高不合适呀。

三舅 （旁白）可也是呀，价钱太高不合适。（掐手指头算）那就一米照三角五吧。

春胜 三角五……

三舅 哎呀，咱们这么大个生产队，还跟社员抠抠搜搜的，晚浇一天地，少收一成粮，哪多哪少？

春胜 可也是。（果断地）队上急用，就这么定了。

三舅 哎。（往鞋底上拧灭烟头，看见自己脚上胶鞋）春胜啊，我那钱急等用啊！（指鞋）你舅母眼睛花，明霞又做不好针线活，我打算买一双布鞋。

春胜 你存折不是有二百块钱吗？

三舅 那不得现去取吗?!

春胜 (有点不耐烦地) 哎呀! 行了, 行了。你拿手戳去吧。

三舅 中。(高兴跑下)

春胜 (指三舅背影) 这个人哪!(拿笔欲写收据)哎呀! 给队上多花五块钱哪。(一转念)队上急用嘛, 我这也不是为自己。队长不同意, 这五块钱我掏。(下笔写收据)
〔明霞上。〕

明霞 春胜哥, 我嫂子没回来?

春胜 没回来。(拿收据)你拿去, 叫三舅在上面盖个戳。

明霞 (接收据)收据?(逗趣地)春胜哥, 今天这个事你办得可真利索, 也没跟桂英嫂子核计核计?

春胜 什么、什么? 她一不是队长, 二不是干部, 跟他核计?

明霞 春胜哥!

(唱) 别看你当会计能写会算,
桂英嫂心明眼亮是位好党员。
敢说敢想(她)又敢管,
不少事都是她——

(春胜夹白: 她怎么样?)
帮你来把关。

春胜 (唱) 今天的事情不用她来管,
队长不在家责任我承担。

明霞 (唱) 队长不在家咱更应该管,
有群众做监督路才不能偏。

春胜 (唱) 这件事谈不上路子偏不偏,
电线买到手马上能灌田。

这可是雨天买了一把伞，
你嫂子一听说也能表扬咱。
好好好还得给我做碗刀切面，
慰劳我这能写会算、办事周全、敢做敢为的会计员。(笑)

明霞 (一回身) 呀! 我嫂子回来了。(拿线欲给桂英看)
春胜 (灵机一动) 等一等! (抢下电线，藏起来，示意不让明霞说，然后大模大样地坐在凳子上)
〔桂英上，明霞忍住笑，春胜假装不理。〕
桂英 (看看二人) 喂呀! 这是演的哪出戏呀? 会计同志，看样子电线解决了!
春胜 (绷着脸拉着长声) 解决不了哇，这不坐在这等着你给解决呢。
桂英 你也不必那么说，你要是解决不了哇，咱队的贫下中农也会有办法。
明霞 (噗哧一笑) 嫂子，(春胜急制止，明霞憋不住) 嫂子，电线解决啦!
桂英 在哪儿?
〔春胜洋洋自得地亮出电线。〕
明霞 你看!
桂英 (接过线) 风雨线?
春胜 (自豪地) 别寻思就你能，咱们也不是白——吃——饱!
桂英 从哪弄来的?
明霞 我们家的。
桂英 (对明霞) 你拿来的?
春胜 (对桂英) 不，三舅送来的。

桂英 三舅送来的？

春胜 桂英！

（唱）三舅他今天真积极，

队上用电线（他）没用我来提。

明霞 （唱）这电线正好一百米，

春胜 （唱）这一回机井浇地不成问题。

桂英 （旁唱）这电线买到手令人欢喜，

三舅他主动送线有点出奇。

（对春胜）

我问你这电线怎样做的价？

春胜 （唱）一米线三角五不高又不低。

桂英 （唱）再问你按市价应该钱多少？

春胜 （唱）三角钱一米线是国家规定的。

桂英 （合唱）为什么你多花五买来线？

明霞 〔春胜被追问得坐在凳子上。

春胜 （不以为然地）嘻！一百米电线才多花五块钱。

〔三舅暗上。一愣，站在墙外静听。

桂英 别说五块，就是一分也不能多给。这是占集体便宜！

（接唱）电线的价格不能随便提！

明霞 （生气地）这是啥爹呀！我寻思这回他真进步了呢，

没想到他又想占集体的便宜。我非找他不可！

〔明霞拿电线欲走，三舅气冲冲地走进院内。

三舅 （生气地）不用你找，我自己来了！

明霞 爹，你办的这叫啥事？

三舅 （旁敲侧击地）我哪有你好？！你是谁？阵阵少不下，队长不在家，会计说话还不算数！挣多少钱，管那么多事。把电线给我！（上前抢电线）

明霞 (抓住电线不放) 我就不给你!

三舅 给我!

〔三舅又去夺电线, 明霞闪到桂英身后。

春胜 (拉三舅) 三舅!

桂英 (拦明霞) 明霞!

〔桂英由明霞手中拿过电线, 抑制内心的激愤, 把电线还给三舅。

三舅 (背起电线, 对春胜) 你一个堂堂的队会计, 这么点事都做不了主! 占集体便宜啦, 我还不卖了呢! (冲桂英一跺脚) 没大没小, 多管闲事!

明霞 (急叫) 爹! 爹!

春胜 (急叫) 三舅! 三舅! (欲追, 又转身对桂英) 怎么样? 到手的电线叫你给搅“黄”了! (拿出收据) 影响浇地谁负责?

桂英 (接过收据, 斩钉截铁地) 我们负责!

春胜 (气冲冲地) 你们负得了吗? 好好当你那个社员得了, 队上的事你少管!

〔春胜转身气下。明霞气哭, 闪在一旁。

〔桂英满腔激愤。音乐起。

桂英 (唱) 看春胜生气走去明霞又哭,
三舅他拿走电线火气更足。
小院内平地卷起风云迷雾,
遮不住我心坎里明灯亮烛。
毛主席指引一条金光大路,
老队长颗颗脚印大路上铺。
他路线天天讲,
思想下功夫,

歪风顶得住，
时刻不疏忽。
不能忘，小生产还滋生毒素，
资本主义土壤要铲除。
原则问题（我）不让步，
矛盾性质分清楚。
要让三舅早觉悟，
帮助春胜上征途，
小明霞心向集体要爱护。

（对明霞）

妹妹呀，你消消火来不要哭，
生气也挡不住资本主义路，
眼泪冲不掉修正主义毒。
要是你哭能有用处，
嫂子我陪着你，
坐在院里你就哭，
哭他三天零两宿，
哭来电线咱俩再进屋。

〔明霞破涕为笑。桂英掏出手帕给明霞。

桂英 （疼爱地）给你。挺大个姑娘哭鼻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明霞 （拭泪）嫂子，你心可真宽绰。快把人气死了，你还有心思逗乐子。

桂英 明霞，生气气不出来电线，靠赌气也堵不住资本主义思想。

明霞 嫂子，那电线还有我一份呢，我回去抢一半来！

桂英 （一笑）不能抢。

明霞 再不，咱们开个大会斗他一盘！

桂英 不能那么开。

明霞 （有点急了）嫂子，电线不让抢，会又不能开，你到底想咋的？

桂英 明霞，电线你能抢下来，他那旧思想你能抢下来吗？

（语气加重地）不斗不得了，乱斗也不行。今天三舅多要钱是不对。

明霞 他这是私字冒芽儿！

桂英 可你春胜哥是队干部，随便开条子，（掏出收据）还多给钱，这不是给私字培土吗？

明霞 给私字培土……

桂英 老队长常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私字冒尖儿不抵制，发展下去就是大问题呀！

明霞 大问题……（深受震动）嫂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桂英 （胸有成竹地）我想找三舅和春胜谈谈。电线要解决，思想问题也得解决呀！

明霞 （有所领悟地）嫂子，那我找我爹去。

桂英 （略思）也好，你回去连了解一下情况。我去找你春胜哥。

明霞 （看桂英一眼，领悟地点点头）嗯。（明霞欲走，又回头）嫂子，咱不一定指望他那块云彩下雨呀！
（转身下）

桂英 （自语）不能指望他那块云彩下雨……（忽见房檐下的灯线，高兴地）对！

〔桂英欲走，春胜低头上，二人相对。少顷，春胜气呼呼地坐在凳子上。〕

桂英 嘴！气还不小呢。（玩笑地）气坏了，电线咋办哪？

春胜 有你，还用着我啦！

桂英 （风趣地）没有你，谁出高价呀？！

春胜 你！（语塞）

〔桂英进屋。春胜走到石凳前，脚踩石凳，赌气地煽风。桂英拿出针线筐箩、水碗，给春胜倒水。春胜瞅了桂英一眼，接水。〕

〔桂英坐在春胜旁边，从筐箩里抽出麻绳。〕

桂英 （耐心地）春胜，咱老队长订的规矩你忘了？花高价买电线，这不符合原则。（一边说一边缠线绳）

春胜 还原则呢，这是啥节骨眼？都火烧眉毛啦！

桂英 火烧眉毛，还把原则烧没啦！

春胜 （无言以对）

桂英 春胜，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这电线的事……

春胜 电线？哼，这回人家还不卖了呢！

桂英 他不卖了……

春胜 像你这样钱着来，谁不发火呀。人都是一样，“顺着好吃，横着难咽”！

桂英 这得分啥事。对资本主义思想那可顺不得。

春胜 （生气地）就多花五块钱，用不着你上纲上线！

桂英 一分钱要事关路线，我们都该把关！

春胜 队长不在家，我有权当机立断！

桂英 为私字开绿灯，你没有这个权！

春胜 （一顿）我没这个权？你知道这小麦缺水，我得马上浇灌！

桂英 小麦旱了，要用水来浇灌；人的头脑更得经常用社会主义思想浇灌！